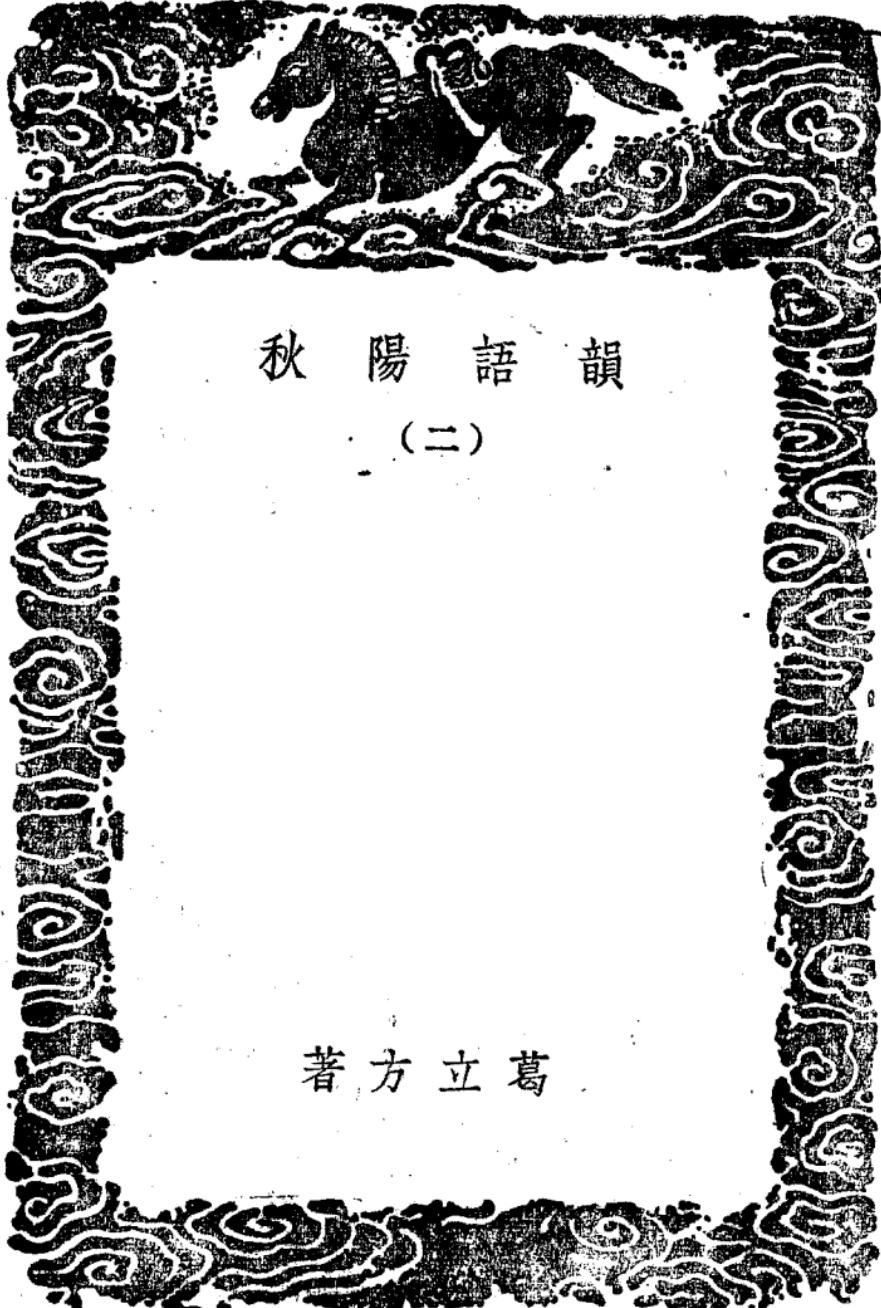


韻語陽秋

二





秋 陽 語 韻

(二)

葛 立 方 著

續初成集書叢

(本印補)

秋 陽 語 韻
冊 二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葛 立 方 著 作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斂退就新懦，趨營憚前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他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苟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尙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穿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葉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故尤深。至第十一篇云：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嘆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留玉鳥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水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挹衛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貞有謫仙之目，而固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已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闔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闢者怒，人間門戶尙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嬪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沈之際，悲喜輒係之。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

紫禁歸暮出省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諫政之心切則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言逆耳必不爲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斷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勤毛釐亦恥言掠頭雖欲吐到口卻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怪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者愈甚是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何耶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爲禮部郎與鼎僕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禮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矣欲免世之求進者惟怒媢嫉其可得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說不已如贈蘇僕云爲郎未爲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云尙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愁云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而入六弟宅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如此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舞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丈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于轉正郎則云止陪鶴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晚上天省

中作則云末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于銜說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蠶噉鐵杵以無想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于想爾而商浩乃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于想耶周官有六夢豈非止于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嘗傳吉神物戲人良有旨金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筆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迷是謂舞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將士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皆用浩意可謂巧于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暖卽斥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旣至都乃復不得用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顚頓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贈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難以限于大阨窮躉隕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異爲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于蛇虺瘴癘之區可勝嘆哉韓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詩云。我念綺繡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則天寶巡幸之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欽臣疑爲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卻負樵。親觀之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水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寄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鬢。黃金腰九環。答王禹玉詩云。喜君所賜黃金帶。故我宜爲白髮翁。而謝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或謂未免誇服銜龍。而况下于金帶者乎。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不一何耶。子美詩云。掣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贈盧參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遶身飛。又云。縱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髮白如絲。脫刺史緋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喜。終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峩峩進賢冠。耿耿水蒼珮。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元二云。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

將軍樹。至於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謹細行。改龍標尉。傳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虬且深盤。黃鶴舉未晚。旣登第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尙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且長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邱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詩云。后皇蒔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戍。流離困蹠。豈非命哉。至建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及。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眞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于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譴。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爲人何如也。觀其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爲巧宦之目。遂慨然嘆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尙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達室。邇身寶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懷縣詩。則曰。自我逮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委。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任官卒不達。誠可以爲馳騖者之戒也。嘗自敍云。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

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謹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蘿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絢位致通顯客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人暱甚故絢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絢惡其異己也後絢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納雖與一大學悖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縉紳四十年而二李爲之首至絢而滋熾絢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絢是不能揆己也

杜子美云鐘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天豈可強也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膀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沒于名利之場鮮不陷于禍難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沓貪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廬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免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則曰此時

也得辭漁樵。青袍裏身荷聖朝。牛犢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瀟野。一身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甯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瀟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于前。逢吉、王涯力請于後。唯裴度以爲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雞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花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建詩所謂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襖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泗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篆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塗中重拜台司。愈作詩云。鶴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雋功如此。憲宗倘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異。皇甫鏌之徒。乘譽鑄詆。使度卒不能安于相位。故度嘗有詩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漫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儻人隱玉壺。則意在隱。

遁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在進爲也。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爲禮部尙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已寄其詩。乃云。經日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泊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絕海之禍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勸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讖也。

馬重嗣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于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聞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于漁釣。似無心于仕宦者。觀此中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擣多鬢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指其隱遁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甃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纏覺實成虛。詠懷詩云。

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辭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續有得于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于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于七里之瀨而李白以爲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卻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不立文字不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詒陶子自祭之云出妙語于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遺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復就此去畱何所禁前身爲過迹來世卽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博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畱意于此而弔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齊獨酌詩云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遺釋者不能道也及觀其自譏墓志又忍死作別裴相之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于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于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于啖炙遠矣自始學于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

心豁然更無凝滯所謂啓聞七窗牖託宿掣電形是也後又有談元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水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于佛氏者益遠矣

許渾送栖元乘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乘官入道詩云水深魚避釣雲迴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憐師不得隨師去已載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邇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聞諸象起于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襦探懷得真藥不得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嘵隱隱如轉磨此鍊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亂泉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于養生之道深矣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于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渾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于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生事哭遜兒詩云中年參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

若苦今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昨夜安心後。失卻當年
覺痛人。贈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
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于東坡。而問道于山谷。山谷作人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
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
元。是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辯。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酬惟悟師
云。子阿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
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
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旣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
得之于陳去非。去非得之于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之不出。已而棐持
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爲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也。

歐公嘗爲感事詩曰。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蚪。或駕五雲車。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又爲
仙草詩曰。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況無文。則凡神仙之說。皆在所廢也。而贈石唐
山人詩。乃云。我昔曾爲雒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

到鸞鶴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自毫社日有許昌齡者得神僊之術來游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豁然有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所謂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寄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楊寘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嵩遂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晚四時別林藪戰秋千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去妄形骸又與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執體相如如相卽非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于篇詠者多眞仙語如仙莖屢隕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鵲炷燒烟飛玉洞琅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真氣發雙華還向囊中祕玉霞呪水夜潭龍怖斂弄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方外言銓行于世上湖集二十卷弋陽酬唱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于家。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意于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則不爲無意于神仙者是以登葛幘山而思武侯之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懷擬古詩云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而二志竟不遂可勝嘆哉。

漢武好大喜功驥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長生不倦亦可謂癡絕矣李頤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又云若得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爲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林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

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又有安期生詩云。嘗干重瞳子。不見龍準翁。茂林秋風客。望祖猶蟻螽。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夫安期尚不見高祖。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吳釣覽古詩云。嘗稽真仙道。潛淑祕衆煩。秦皇及漢武。爲得遊其藩。旣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興久遠。物莫能兩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期及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旨合。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修靜等十八人爲社客。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爲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于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鐘暗皺眉。籃輿息回去。已是出山遲。視陶彭澤又高一著矣。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實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卯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實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鴻寶集。莫離小乘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云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畱與外孫傳于身後。名亦太孜孜矣。

自左元放蟬蛻之後。金丹九轉之妙不聞。葛元之弟子鄭隱得其訣。元之從孫諱洪。乃加赤祖肘伏之禮而師之。于是密訣再傳。按九域志。葛洪鍊丹之處。在天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葛山者。其一也。山之上。丹竈尙存。人傳風雨之夕。有大毬吞吐巖谷間。其徒以爲丹光。亦異矣。山之麓。有普照觀。主者浩然。頗有道業。余嘗贈之四絕句云。餐霞吸瀣方瞳。時著青裙拜木公。玉女投壺天爲笑。卻來繡嶺伴仙。

翁丹成誰羨伯陽山白犬騰空恐浪傳未似真師得丹訣火舐吞吐葛山前靈桃入手亦艱勤正一門中近策勳未說題昇王長在鵠鳴衣鉢已輸君舊得陰符虎口巖素書添軸玉函緘君方濡筆書靈篆已有飛來青鳥銜山之下號菁村蓋仙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鄰里者故以名云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鉢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于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鶩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曾公袞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晉水直通方廣古靈源月沈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實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多今藏慈感寺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爲洛陽令與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屏插腦高煩顛者也參無名大師爲華嚴疏主談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裴休爲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爲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起旨豈若前二澄觀市金植福算沙窮海者之比哉又有曹溪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夫旣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師法嗣之言似

卽會稽之澄觀，然讀之無機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白日昇天之說，上古無有也。老子爲道家之祖，未嘗言飛昇。後之學道者，稍知清虛寡欲，則好事者必以白日上昇歸之。見于仙記者，抑何多耶？如淮南王安漢史，以爲自殺，而神仙傳以爲白日昇天，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語，其妄乃爾。韓退之集載謝自然詩曰：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人多以爲上昇，而不知自然爲魅所著也。故其末云：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鮑溶寄陽鍊師詩云：道士夜誦蕊珠經，白鶴下遼香煙聽。夜移經盡，人上鶴。仙風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褒揚鍊師之言，然亦豈儒者所當道哉？曾南豐稱溶詩清約謹嚴，違理者少，觀此詩于理似未醇。

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諷。錢起云：仙侶披雲集，霞杯達曉傾。同歎不可再，朝夕亦龍迎。劉禹錫云：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臺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其華山女之流乎。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于記傳，有放蠻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者子之慈意也。余居泛金溪上，暇日率同志擎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邱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閒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爲書云：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損使鬼兄，滿載獲鱗介。鯤鯨未易羅，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私，朱鮒兼小大。霜鱸尙貫鉤，土負或粘塊。輪囷積文螺，郭索定

蒼蟹溼沫相响濡。自分煮薑芥。豈知惻憇人。規作江湖貨。因呼小青翰。收畱舞澎湃。趺坐迅黑衣。號佛指清瀨。經飛流水篇。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藻。圓闌看于邁。驚疑或依蒲。喜躍或生喝。快若鷹辟韓。歎如囚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派。願汝籍佛力。永脫鉤網債。口腹聊爾耳。香餌莫遽愛。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

杜甫詩云萬古仇池八潛通小有天則仇池者必真仙所舍之地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官府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自後作詩往往自稱仇池如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弭節過仇池按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嘗曰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郡嘗曰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是以歐陽仲醇父語人曰嘗夢上帝命我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醇父亡故東坡有詩云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間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地何處無之白樂天之蓬萊山王平甫之靈芝宮歐永叔之神清洞皆有詩章以紀其異其亦仇池長白之類歟

王仲致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而老杜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耶

史記蒙恬傳云秦并天下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夷狄築長城延袤萬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遼海西竝陰山凡萬餘里而魏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乃云長城何速速連連三千里王翰古長城吟云富國強兵二十年斂怨興徭九千里何耶

汝人多苦瘦故歐陽汝瘦詩云偃婦垂瓮盎嬌嬰包卵殼無由辨有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詩云或如鷄

晴滿。或若蟻蟬竝。女慙高掩襟。男衣闊裁領。東坡量移汝州詩云。闊領先裁蓋。瘦衣又云。汝陽甕盎吾何恥。魯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瘦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先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瘦。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甲于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曹公軍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聞賊起旁郡。有詩云。齊安成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遂直以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

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韋應物詩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岧嶢。嚴城動塞角。曉騎踏霜橋。杜牧云。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至張詁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嫪此境。生死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繩牙檣來遊此都。竟藏骨于雷塘之下。其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耶。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綿雲霧。赤亭無滯薄。鄉谷云潮來無別浦。水

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凌烏峻。碧湖深影鑑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木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詞人客子于解牽繫纜，頃刻所見爾。城中之景，唯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潮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尚有可考。

荊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韓退之云：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言氣候之不正。劉夢得云：渚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涼。張說云：旂委笑地盡，髻薦楚言多。言蠻夷之與鄰。張九齡云：枕席夷三峽，闌梁豁五湖。言道路之四達。若其邑屋之繁富，山川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并楚之後，宮室盡爲禾黍，未易興復。而况秦楚之後，代代爲百戰爭奪之場耶？故東坡諸宮詩備言楚王宮室之盛，而繼之以秦兵西來取鍾虜，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唯有深竹藏狐狸之句。

灌水軍有真君泉，在軍治園中。東坡嘗題字于石欄，又作長短句。所謂勸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是也。又有監家井，亦佳絕。二水清甘無比。嘗以惠山泉比試，而惠泉飄不及。余隨侍文康公僑寄此軍二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遂擯惠泉不用。信知陸鴻漸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耳。山谷省中烹茶詩云：閭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定誤書，亦謂此也。歐公再至汝陰詩云：水味甘于大明井，則知天下甘泉不爲陸張所錄者，何可勝數哉。

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烟豈異終南色。益草寧殊渭北春。蓋不忘蔡渡舊居也。老杜偶題云。故山逐白閣。秋水憶黃阪。蓋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閣詩云。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殆亦此意。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于篇詠。東坡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送程六表弟詩云。憑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子由汝南遷居詩云。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云。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及子由潁濱買宅。東坡和其詩云。劍闢大道車方軌。君自不歸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未嘗一日不懷歸也。嘉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有厭蜀之意。嘗有意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爲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清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是時鄉人陳景回。自蜀居蔡。故以是詩告之。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後老蘇葬于蜀。而治命指其墓傍庚壬地。爲二子之藏。而二子終不得歸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歐陽永叔居官之日多。然志未嘗一日不在潁也。下直詩云。終當自架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西。齋宮偶書云。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呈回行三公云。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秋懷詩云。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送職方云。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書懷云。潁水多年已結廬。白首歸來一鹿車。表海亭云。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青州書事云。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謝石拟斬簾詩云。終當卷簾攜桃去。築室買田清潁尾。清明日詩云。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染麻。

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送祖擇之云。待君今日我何爲。手把鉏。犂汝陰叟。歸田樂云。我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觀其思歸之言。重復如是。豈懷祿固位者哉。老杜云。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此永叔志也。

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人皆以佛寺爲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後漢包咸。檀敷。劉淑傳。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悦偃東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蓋用此義。

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余自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簷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至。但畱山鳥啼。與伴松聞吹。借問結廬何。使君游息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閒適意。借問鑄者何。使君自爲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深之山水。得歐文而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

晉謝安居金陵之冶城。泊廢李太白嘗營園其上。賦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薰草留芳根。後爲王荊公之居。公爲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

隨公至于敍其所居草木則又有詩云千枚孫嶧陽萬本母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蔽跳鱗出重錦舞羽墮輶玉此等句益可以想像其林巒之盛今復爲瓦礫之場矣可勝嘆哉

韓文公宦游四方險阻難艱莫甚于登華山泛洞庭之時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咎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達拳局梯飄颻伶俜贈張十一詩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鷄犬斷四聽糧絕誰與謀觀此尚可寒心也

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皇祐三年荆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遊石牛洞覩李習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泠泠而化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豐間魯直嘗至其處亦題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効其作也晁無咎續楚詞載荆公詞以謂二十四言具六藝羣言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

烟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爲永嘉謝元暉爲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游歷殆徧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爲適也元暉敬亭山詩云我行雖紓組兼得尋幽蹊板橋詩云旣歡懷祿情復叶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于鼓吹乎韋應物歐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

崇岡永叔則不然遊石子濶詩云廢廬魚鳥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閒遊山當如是也

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詩也若周穆王者勞民費財從事于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顏延年應詔觀潮詩乃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懲善游皆聖賢侍遊曲阿詩又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勸宸駕望幸傾五州是開人君遊豫流亡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扈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衆皆不若王邱之作爲工如花縵前茅仗霜嚴後殿戈戍雲開晉嶺江鴈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未有及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邱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慙于邱多矣至王光庭言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而趙冬曦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如此又不足論也

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詩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爲可喜也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爲第二東坡謂閒攜天上小圓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于泉上云茲泉由大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至今碑版存焉小說載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僧指昊天觀井謂與惠山水脈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遞

其好水殆成癖矣。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駕。可以況君心之苟。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惠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歟。然德裕嘗令所親取楊子江中冷水。其人醉忘反汲石城水以給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爲惠泉而自欺乎。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溪。因屋而吾之。則曰唐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峿臺。蓋取我所獨有之義。故自爲銘曰。命之曰吾。莅吾獨有。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認山州叢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爲我有。抑可哀也已。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嘗爲記云。叟之所樂者。寂寞固陋。皆衆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豈能專我。故東坡爲賦詩云。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于胸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于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空同山。汝州。岷州。俱有之。老杜送高適書記。赴武威詩云。空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又以詩寄之云。主將收才子。空同足凱歌。皆謂岷州之空同也。杜乃用之于武威之詩。何哉。蓋武威唐爲涼州都督府。于岷州俱隸隴右道。則送適詩雖及之無傷也。莊子載黃帝見廣成子于空同之上。史記亦載黃帝西至于空同。成元英疏莊子。謂在京西北界。則是以爲汝州之空同。韋昭注史記。乃謂在隴右。則是以爲岷州。

之空同。將孰信耶。余謂莊生述黃帝問道。又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其地皆與汝州接。則是汝州空同無疑矣。余常至汝。登茲山而訪遺迹。有所謂廣成澤者。有所謂廣成廟者。宣和閒太守林時敷嘗以是奏請建道觀。詔從之。其考之詳矣。寰宇記又載涇州保定縣有笄頭山。一名空同山。亦以爲黃帝問道之地。益無的據。而盧正援爾雅之說。謂北戴斗極爲空同。其地遠華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怪誕之言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漢王。謹議書其變體出于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于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于筆挽萬鈞。沈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甘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餓水。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書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入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爲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王摩詰自謂宿世謬詞客。前身真畫師。故竇蒙所著畫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他人之可竝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常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曰。挂席數千里。名山多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于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七人獻神馬八匹。葉公好假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師好異典。郭

山人閱贈金匱大李洪曹好古篆。居士贈玉筠字。此四者得非氣合不召而至焉。中園生舊任杞王府戶曹。任廣州司馬。金陵崔中字子向。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石上蕃僧巖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之一絕。故贈焉。以裨中園生畫府之闕。唐正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爲尚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爲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南挈圖而至問其所來卽浚儀橋之本也雖縫軸塵古尙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頤而長峭而瘦衣白袍紗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筭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辭翰奇絕金匱之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人斯按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已不能薦于天子因坎坷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甯相似知音事所希乃其事也予頃在京城亦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真本卽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搨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頤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于此韓幹畫馬妙絕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驛老大腰裏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時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甚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爲伯時家畫譜中第一一日出以示王公明之祐祐甚愛

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以韓畫相易，不敢斬也。于是贈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明家。余壻沈子直嘗見極愛之。爲余言此。余因作六言四句云：測足俄然尊足蹶。蹄那害全蹄還解追風奔電。不妨一躍擅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馬圖亡後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之畫馬尤妙于足。天工勑六丁雷電下取將耶。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甯以醉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摩松烟。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崩山不停手。是也。大抵書畫貴骨中無滯。小有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非酒安能神哉。

祕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在省歲久。與同舍郎日取數軸評翫。殆有啗肉之味。如所用絹素。凡涉名筆。必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韻。偃爲雙松歌云：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爲直幹。則偃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不唐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渝也。

魯直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又嘗云：遺教經或云羲之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然清新方重。度超蕭子雲數等。則是小字中。樂毅論爲冠絕也。米氏書畫史云：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

天下珍之內書誤兩字以雌黃塗定世無此本余于杭州天笠僧處得一本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唐明皇使韓幹師陳閔畫馬及畫成明皇怪不與閔同幹奏曰臣之師卽陛下內廄馬也上異之其後盡入神品按老杜丹青引贈曹霸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則幹之師乃曹霸爾孰謂師內廄馬便能盡毫端之妙乎

世傳職貢圖乃閩立本所畫東坡作詩亦云本筆所謂晉容狹綈股奇龐橫絕隴海逾濤瀧吟禽瑰產爭牽杜名王解辨卻蓋幢是也按朱景元畫錄謂職貢圖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爾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遊梓州東遺迹涪江邊盡藏青蓮界書入金牌懸是也杜又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研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于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薛稷書法鴈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詩當是書法三昧中流出也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閨閣生長風此老杜贈曹將軍詩也張彥遠畫記乃云曹霸仕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之歌明皇御廄有馬名玉花驄紹金圖之誤矣又南齊謝赫作古畫品錄云曹勿興之迹殆莫復傳惟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而裴孝源公私錄畫乃有曹弗興畫二卷謂九州名山圖秦皇東遊圖如此將孰信耶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畫梅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爲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後之鑑畫者。如得九方皋相馬法。則善矣。

自古畫維摩詰者多矣。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皆筆法奇古。然不若顧長康之神妙。故老杜送許八歸江寧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言長康畫維摩像在焉故也。維摩號金粟如來。虎頭者，長康小字也。而釋者乃謂虎頭爲維摩相。金粟者，釋有金粟，豈不誤哉。江寧瓦棺寺，建康府城之西南。今戒檀寺，卽遺基也。按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士大夫捐金帛，未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遂鳴刹注百萬人，皆疑之。已而于北殿畫維摩像一軀。興戴安道所爲文殊對峙。佛光照耀，觀者如堵。遂得錢百萬，則虎頭筆蹟爲當時所宗重可知矣。淳熙更兵火，壁旣不存，而畫亦不可得見。近歲京口都聖興來爲建康總領，首詢維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瓦棺維摩摹本于陳穎。張彥遠刻于郡齋。其因求陳穎之本，又刻于南雄。尙有墨本在篋笥，當以付老。宜刻之戒壇。庶幾舊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顧筆神妙果如此。亦可以爲戒壇之異事。僧乃刻之。

顏平原書妙天下，述其所自。雖授法于其舅商仲容，然究其妙處，得于張顛爲多。余家藏舊數碑，皆用筆

清勁而剛方之氣。如其爲人。真山谷所謂筆法錐沙屋漏。心期曉日秋霜者耶。

漢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故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云。襲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銜書。言羅趙者。譏莘老書不工也。羅謂羅暉。趙謂趙襲。按張彥遠法書要錄云。襲與暉竝以能草見重關西。矜巧自銜。衆頗惑之。則謂之惡札亦冤矣。

竇泉作述書賦于前。而竇永作述書賦于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矣。永稱其兄泉書云。包雜體冠衆賢。手運目撇。瞬息彌年。而泉亦稱永云。翰墨師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瞻草隸精深。後永亡。泉有詩云。季江留被在。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游藝絕倫。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晉庾翼真跡。在張齊賢孫直清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泉審定印。則知泉精鑑博識舊矣。

韓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遂從歸登學科斗書。則知留意字學者。當以識字爲本也。顏魯公書蹟。冠當代。有千祿字。書行于世者。畏學書者。不識字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豈非貶之之辭耶。又按擇木以八分受知于明皇。固嘗與蔡有鄰顧文學竝直供侍。故老杜有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之語。而謂之不識字可乎。是以是二說校之。則阿買非擇木明矣。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揚臨竟。併與臨本真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二王書跋尾。則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旨。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凝虎頭。山谷亦有戲贈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余謂人之嗜好。

跋著.乃至于此.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卞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此詩亦可以警膏肓于書畫者.

左傳云.周成王蒐于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煥煌.是也.唐蘇氏載記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鴈.方邵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據乎.歐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目安確牀.以鼓作臼.剝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各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

東坡評張顚懷素草書云.張顚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人草書.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蒼鼠奮鬚飲松腴.刻溪玉腋開雪膚.夏雲天飛萬人呼.草作羞癡楊氏姝.則知坡之所喜者.貴于自然雕鏽而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顚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俊.僧懷素自言.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書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于自然而坡去取之異如此.何耶.李頃贈顚詩云.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知顚又精于隸書.錢起贈素詩曰.妙畫伯英書.能翻梵王字.則知素又精于梵字.范舍人亦能梵字.故王維贈詩云.梵詞共許勝楊馬.梵字何人辨魯魚.言世人識梵字者少也.

韓擇木作八分書。蔡邕法風流閒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鄰亦善八分。其始拙弱。至天寶遂精。故杜子美贈李潮八分歌云。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又有送顧八分適洪吉州詩。亦引二人者以比顧。所謂昔在開元中。韓蔡負最屬。三人竝八直。恩澤各不二是也。明皇八分師擇木。嘗于彩牋上書以賜張說。

僧惠崇善爲寒汀烟渚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萎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闊西江浦。鳧雁靜立將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

王荊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亦有燕侍郎畫圖。荊公有一絕云。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干里。遙望鍾山與此同。張天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憶江東。鬢鬚鍾山與此同。今日還爲一居士。翛然身在畫圖中。

余時隨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畫兩壁。一壁作維摩示寂。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絕。壁用黃沙搗泥爲之。其堅如鐵。然土人不知愛重。宣和閒。先公到官。始命修整。置關鎖納匙于郡治後。劉元忠傳得東坡寄予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縑。所謂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蟠螭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捲秋霽。是也。坡集載鳳翔普門開元吳

畫詩所謂亭亭雙林閒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搃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鼴當是時釋迦涅槃相爾恨不得一見之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

霓裳羽衣舞始于開元盛于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作歌答元微之云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狀綴兆音聲具載于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耳虹裳霞帔步搖冠細纓纍纍珊瑚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鼙驕初八拍繁音急節十二偏喙鶴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亦白李桃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偏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玉鉤欄下香按前按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一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長恨歌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爲正鄭嶧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腔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善月中所聞爲散序以楊敬述所進爲其腔未知所據也又謂霓裳乃道調法曲若以爲道調則誤矣樂天高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厥後文人往往指霓裳爲亡國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龜年恩寵尤盛自祿山之亂散亡無幾老杜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白樂天云白頭病叟泣而言祿山未亂入梨園歡娛未足燕寇至萬人死盡一身存又有梨園弟子詩云白頭垂淚語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爲悽愴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于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絃清撥利語鏗鏘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溢城但聽山魈語巴峽惟聞杜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退之美石鼓之篆至有義之俗書逞姿媚之語亦強此弱彼之過也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鸕鷀未知狂客舞鸕鷀先聽美人歌聽歌鸕鷀詞云南國多情多豔詞鸕鷀清怨遠梁飛又有聽吹鸕鷀一絕知其爲當時新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鸕鷀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鸕鷀曲效鸕鷀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其一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

難。其一云城西門前灘瀨堆。年年波浪不會摧。又言昭君坊瀼西春之類皆夔州事。乃夢得爲夔州刺史時所作。而史稱夢得爲武陵司馬作竹枝詞誤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言唐正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辭九章則茂倩亦以爲武陵所作當是從史所書也。

王維因鼓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而恥以畫師自名。不欲言耶。

張衡作南都賦云。怨西荆之折盤。李善云。卽楚舞也。折盤舞貌。余謂盤有兩義。亦有盤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歷七盤而縱攝。鮑昭詩云。七盤起長袖。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曰。盤舞漢曲也。漢有杵舞。而晉加之以杯。言接杯盤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盤而舞。非盤旋之義。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柘枝舞起于南蠻諸國。而成于李唐。傳于今者。尙其遺制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鉢羅裙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雪慢回拋舊態。黃鸝嬌轉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在德詩云。二敲畫鼓聲催急。一朶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一女童帽施金鈴。鈴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當以二人爲正。今或用五人與古小異矣。

鳳將雛曲。吳競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云。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云。鳳兮歸故鄉。四海求其凰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按晉書樂志。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矣。故東坡寄劉孝叔詩云。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言古有名而今無譜也。岑參蓋將軍歌云。美人一雙閒且都。朱唇翠眉映明臚。清歌一曲世所無。今日喜聞鳳將雛。非謂歌鳳將雛也。但取世所無之義爾。

文選載石季倫昭君辭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爲昭君自彈琵琶。豈別有所據耶。

歐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項縮。梅聖俞和篇亦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插階前菊。功曹時借乃許出。他日求官龜殼縮。亦可以想見風采矣。永叔倒殘壺酒于箱筥。閒得枯魚強飲疾。醉之時。亦有小婢鳴絃佐酒。所謂小婢立我前。赤腳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艣嘔啞。議者謂亦與楊家嬌兒不遠。余謂永叔作此詩時。已爲內相觀。其所作長短句。皆富豔語。不應當此以汙尊俎。永叔特自謙之辭爾。梅聖俞嘗和其詩云。公家八九姝。

鬢髮如盤鴟。朱唇白玉膚。參年始破瓜。則永叔所言赤脚者。非誠語。無疑矣。

唐明皇酷好羯鼓。汝陽王璫。精于其事。明皇喜之。屢自賞賛。東坡所謂汝陽真天人。破帽插紅槿。纏頭三百萬。不買一笑哂是也。杜甫嘗以詩二十韻贈之。有云。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常有詩稱之曰。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美其書翰之妙也。又稱之曰。箭上飛鞚內。上又回翠麟。美其射御之精也。則其可喜處。豈特羯鼓而已哉。

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爲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璧庚庚有橫理。閉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又有所謂五絃者。唐書樂志云。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搘琵琶。則五絃之製亦出于琵琶也。樂天有五絃彈詩云。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一一爲君調。又云。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想其搘彈之妙。冠古絕今。人未易企及也。嘗觀國史補云。人問璧彈五絃之術。璧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其莊周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乎。韋應物云。古刀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張祜云。小小月輪中。斜抽半袖紅元積。云。促節頻催漸繁撥。珠憧斗絕金鈴掉。亦可見五絃聲韻製作之髣髴矣。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豈若後世務爲哇淫綺靡之音哉。楊惲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

女也。雅善鼓瑟。韓愈曰。已令儒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杜甫云。何時醉賞金錢會。爛醉佳人錦瑟旁。是皆作于婦人之手。而用于酒酣之時。已非朱弦疏越之意矣。錢起爲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鮑溶云。絲減悲不減。器新聲更古。一絃有餘哀。何況二十五二公之詠。于一唱三嘆之旨。幾矣。善哉白樂天之論也。正始之晉。其若何。朱絃疏越清廟歌。一彈一曲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自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知五。

彈絲之法。妙在左手脫右優而左劣。亦何足論乎。嘗觀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長于擁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左手。蓋擁撚在左手也。綱劣于左手。則琵琶之妙處逝矣。白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蓮詩云。誰能截此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惜乎樂天未知截興妙手之妙也。

自周陳以上。鄭聲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工部雅樂八十四調。而俗樂止于二十八。琵琶非古雅樂也。而元微之詩。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則微之之言信矣。然琵琶用于今者。止于二十八調。豈唐琵琶曲聲與今不同耶。沈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不同。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樂法度觀此。則存中亦有疑于其間。殊不知今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侍臣合製歌辭。極于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

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云。紅葉蕭蕭閑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于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得免。白樂天爲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調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張祜張祜集載。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密侍左右。上目之曰。若當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上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則是河滿子真能斷人腸者。祜爲詩云。偶因歌態詠嬌頻。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又有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之詠。一稱十二春。一稱二十年。未知孰是也。杜牧之有酬祜長句。其末句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言祜詩名如此。而惜其未遇也。元微之嘗于張湖南座爲唐有熊作河滿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網緩。使將河滿爲曲名。鄧譜親題□□簗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又敍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韻語陽秋卷第十六

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磬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德師侍御有欲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後又云紫薇花對紫薇翁名曰雖同則此花之珍豔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尙爛漫俗又謂之百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者本朝梅聖俞時注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膚痒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彝則曰薄薄嫩膚搔烏爪離離碎葉翦城霞然皆著不耐癢事而未有及百日紅者胡文恭在西掖前亦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翻藥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可見當時此花之盛省中相傳咸

平中李昌武自別墅移植于此晏元獻嘗作賦題于省中所謂得自羊墅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是也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院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辭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露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近于曾大父酬唱集中有凌景陽一絕句亦似有意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本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瑤花瑤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余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耳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魯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卽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瓊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瑤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駿常有詩云百穠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記靈祠地著不可移八奇葩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覺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

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闈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皆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耳

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皆寶樹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爲仙樹未易得見故孫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露冷鶴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奮云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官長閉綵霞春蔡隱邱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人閒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人間未必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何耶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頗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枝龍眼來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荔枝壯甚瓊詭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唯舍人劉侯知之作賦以誇大以爲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啓之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征求之急亦可見矣

楚詞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檜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

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別。達嶺溪行云：握蘭徒動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竚，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詞意，用于離居。至于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

東坡詩曰：魏花真老伴，盧橘認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尙帶酸。則皆以盧橘爲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橘夏熟之語，遂以爲枇杷。審爾，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燃柿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有一物而爲二物者，知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燃柿是也。若據子西言，則盧橘卽枇杷矣。李白宮中行云：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花香拂釣磯。若以爲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耶？錢起送陸贊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續懷橘事，則又以爲木奴，益無據據。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杜梨、野葛、水檉，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風從東來，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名牡樅，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霜華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太過，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才，猶勝尋常木。蓋樂天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鄉，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于八木之中，而自比于桂，殆未爲過也。

西陽雜俎言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不說牡丹。則隋朝花藥中所無也。然北齊楊子華在隋朝之前。乃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句。何耶。至唐則此花盛矣。柳子厚龍城錄載宋單父能種藝之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各不同。信乎人力。或能勝天工也。歐永叔洛陽牡丹圖詩云。當時絕品可數者。魏花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尙少。朱砂玉版人未知。四十年閒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紺。自唐天寶至本朝熙豐間。三百餘年。宜其花種日盛。然見于圖者。九十種而已。豈能登萬樣之數哉。柳渾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云。聚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皆激逐末之弊者也。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繞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答呂通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然維揚芍藥妙天下。可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東坡在東武。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剪芍藥置瓶盞中。供佛外。以供賞玩。不下七千餘朵。有白花獨出于衆花之上。圓如覆盂。因有兩寺裝盛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盂之詠。惜乎歐公未知出此。

杜子美古柏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首高大。不必以尺寸計也。時評載王郊大夫竹詩示東坡。其一聯云。葉排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十條竹一箇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坡公云。人看王郊詩。若能忍。誠爲難事。蓋謂此耳。

珍木奇卉。生于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赦于樵斧。固爲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其名曰紫陽。于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爲尤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艷膩。當時亦無有識之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人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嗚呼。抱道懷材之士。埋光鍾采于山林皋壤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鑑者。孰謂無其人乎。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毅狀宜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爲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倣楚人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于窮冬凝嚴之中。犯霜雪而不懼。毅然與松柏竝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惟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

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石五色。如雲錦被于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棹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于五色沙石之際。豈謂荷花哉。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疏。亦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木爭盤。千株競糺者。梁簡文答獻筮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老

杜桃竹杖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則其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閒謂簾爲笙方始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豈非以此竹爲簾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簾冷如冰恐亦用此竹

成都記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故老杜云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鳥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老杜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老杜集中杜鵑詩行若干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不若也最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說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嬪嬌左右如此紅

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駉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之句

人之悲喜雖本于心然亦生于境心無係累則對境不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蔭禽鳥變聲則欣然有喜人以爲達道余謂尙未免著于境者歐永叔先在潯陽有啼鳥一篇意謂綠巧舌之人謫官而今反愛其聲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啼鳥一篇似反潰陽之詠其曰提胡盧不用沽美酒宮壺日賜

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煖日方催花亂發末章云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聲夫豈有二哉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梅聖俞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天上去留得小鱗來按觴又有斜口魚賦云有魚針啄形甚小當乘春波來不少取之一掬不重銖秒則白小之魚尙爲丈人行也

縮項鯿出襄陽以禁捕逐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鯿老杜云漫釣槎頭縮項鯿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鉤歸釣縮頭鯿或疑坡爲平側所牽乃爾殊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鯿魚楚人語也

文房四譜載段承式以雲藍紙贈溫庭筠有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謂鯉魚三十六鱗充使謂憑鯉魚寄書也用文選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二宋亦嘗用此而聞其說元憲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景文云君軒戀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謂六六三十六也

柳子厚有放鷗鷺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其仁如是也余謂此詞乃作于詔追之時有自悔前失之意故前言徇媒得食不復顧後言同類相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伾文也

湖州上強精舍寺有陳朝觀音商仲容書寺額三門高百尺謂之三絕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有唯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句蓋爲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云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遊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坡以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若此其語深有味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七

古今詩話載杜少陵因見病瘡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瘡矣其詩云患瘡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攻戰又云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紅妝子美于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己疾耶是靈于人而不靈于己也。

山谷平生爲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論之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賢于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于習氣不能割愛于書冊故爲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朋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口且養真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于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旨近莊子而自託于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云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鬢髮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鄰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己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退之云。腦脂遮眼臥壯士。大弱掛壁誰能彎。謂張籍也。杜牧之乞湖啓云。弟顛久病眼。醫者石公集云。是狀也。腦積毒熟。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爲內障。則籍之所苦。乃內障也。

凡物皆可占。非特蓍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厭福者。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抄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云。不以爪鏡芝草楊枝鉢盂觸體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于花譜。何哉。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機。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豔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之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于後圃。後人思之。改建鄭公堂于楸林之下。宣和間。立方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爲膏。傳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客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瘥。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著。瘡遂瘥。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以五星法準之。則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擾。則知太陰在磨蝎者。主

得謗譽東坡嘗援退之三星行之句以謂僕以磨蝎爲命殆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啓云攝提正于孟陬巳光初度月宿直于南斗更借虛名則自東坡亦磨蝎爲身宮而乃云磨蝎爲命豈非身與命同宮乎尋常筭五星者以謂命宮災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命同宮故謗譽尤重于退之賦鑾坡而代言犯鯨波而遠謫退之之榮悴未盡如是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謂知命者不爲名利所汨而能安時處順者也後世貪求之士不能自安分義徒知金印艾綬之榮而不知苟得爲可愧于是君平之肆許負之廬衣冠盈矣劉夢得和□十郎中詩云菱花照後容雖故蓍草占來命已通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聞說唐生子孫在何當一爲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之命可以使人杜奔競僭逼之患蕭瑀非辨命論言人之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人起修身累善之心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古今人賦某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之詩也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陽爛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愛荆公贈葉致還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覲眼而截或羸行伺繫或猛出追蹤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閒暇或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慙如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甯斷頭悔悞兩批頰可謂曲盡圍某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殆可齊驅竝駕也王無功亦有園某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魚鱗

張九拒鶴翅擁三邊等句鋪敍類荆公而其他句猥雜處尙衆東坡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恣貪欲于指顧爭勝負于毫釐業甚者之常情而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翛然者矣荆公亦有某罷兩匱收白黑一杯何處有虧成之句

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又云肉食傾人如出九藜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不相遠然似不若前之句無斧鑿痕也漢書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五蒸行以塞法齊書沈文季善塞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云格五卽今之蹙融其法以己常有餘而致敵人于險西陽雜俎亦云于棋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遲速則格五也塞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已彼蘇林以謂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詳見刑統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西出蜀水聲火態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也又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仍以他物煎之陳後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若茶品自佳難以他物適敗其味爾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于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薛能鳥觜茶詩亦有鹽損添當戒薑宜著更誇之句則知以鹽煎茶誠無益于養生也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爲心兔毛爲副心柱遒勁鋒鏗調利故難秃而易使白樂天作雞距筆賦

云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美是合兩揆相同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鶴距無以表入墨之功蓋亦兼而用之也近世作筆專用兔毛不用更以他毫爲之晉王憶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秃亦有鹿毛而王羲之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山谷所謂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是也嶺表錄云嶺外無兔郡守偶得兔毫令匠者作筆匠者偶因醉遺墜惶懼無以爲計遂以己鬚制之反佳其後遂戶料人鬚一合此殆好事者說爾

樗蒲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內取二黑刻爲犧其背刻爲雉故李翹五木經云樗蒲五木黑白判厥二作雉背作牛是也以盧白雉犧四爲王采取其全它八采爲甿者惡其駁也按前史三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思政之擲印爲盧劉裕之喝盧勝雉皆以爲前途富貴之先兆乎云其應如響亦可謂異矣鄭谷詩云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途兩擲采離梟據內坐中何惜爲呼盧然盧可呼而得官可倖而致乎觀谷此吾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傀儡之戲舊矣自周穆王與盛姬觀偃師造倡于崑崙之道其藝已能奪造化通神明矣晏元獻公嘗爲傀儡賦云外融列珮內牽蘿索朱紫金並銀黃燈爚生殺自古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李義山作宮妓一絕云朱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支不須更看魚龍戲終恐君王怒偃師是以觀倡不如觀舞也然唐明皇好舞霓裳以至于亂杜牧所謂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是也漢高祖白

登之圍以刻木爲美人而圍解樂錄謂卽今之傀儡則是舞或亂唐而刻木或可以興漢義山之詩異矣。

楚詞云蒐藪象葵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遞相迫些王逸謂投六著行六著故謂之六博言以蒐藪作著象牙爲葵也而楚詞補注乃引列子繫博樓上謂繫打也如今之雙陸葵也余謂雙陸之制初不用葵俱以黑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繫之法故趙摶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衡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鬪今六博旣行六葵則非雙陸明矣。

周官方相氏以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而儺以索室駁疫謂之時儺釋者謂四時皆作也考之月令乃作于三時而于夏則闕何耶蓋夏當陽盛之時陰冷不敢作故闕之爾今春秋無儺惟于除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窣窣拽茅鞭裸足朱輝行戚戚相顧笑聲衝庭燎挑弧射矢時獨叫王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皆謂除夕大儺也其塗飾之制若驅禳之儀與周官略相類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儺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時翟公巽當直其略云南正司天無裨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旨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于康衢其詞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初不知壤爲何物因觀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

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壠于地。遠三十四步。以手中壠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

余嘗謂知人雖帝堯猶以爲難而杜子美之曾老姑乃能知唐太宗于側微之時識房杜輩于賤貧之日子美載其語云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第最少年蚪鬢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唐史載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余嘗觀子美贈王珪使南海詩然後知史所書皆誤也珪珪之元孫也謂珪爲高祖其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之高祖母乃姓杜非姓李也其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珪嘗爲禮部尚書則尚書婦乃珪之妻非珪之母也故詩之中章云及乎正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嘗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皆謂珪妻爾人徒見詩中有翦髻之事有同乎陶母故謂珪母審爾豈不與尚書婦之句相抵牾哉

寇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固以公輔自期矣余向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訪萊公遺迹詩云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公以瑰奇忠諒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輩遇之信乎知人之難也李太白梁甫吟云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蓋謂此也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爲敎官富季申爲魯山主簿而陳去非以太學錄持服來寓立方先公語人

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時富在外邑則以職事處之于城中列三人者薦于朝以爲可用仍以去非墨梅詩繳進于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除京西漕屬寶臣亦相繼襲擢初寶臣字去塵先公一日謂之曰君廊廟具也宜改字寶臣取荀卿輔拂之人爲國寶之義且作序而衍其意及三人者俱貴先公喜曰吾未嘗讀五行之書亦未嘗究命書之義而能逆知其必大者獨以其所爲知之耳汝輩勉其在我者在人者不問可也先公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季申旣罷樞筦亦挈家來寓一觴一詠必與之俱季申嘗有十絕其一云青衫短薄汝陽天鵝牘當時誤薦賢承丈西樞了無補還依文席聽韋編其二云洛陽花骨巧裁詩曾把梅篇薦玉墀來說他年調鼎事只今身已鳳凰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參龍蹊艸皆入籃知人誰過葛僊翁餘七篇不錄陳君名恬字叔易有高節貧甚先公命公庫以酒肉薪米日給之嘗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米初非縣令給豬肝養賢禮厚隆三益拜賜恩深豔一簾建炎初召赴行在直祕閣

張安道以異議出守宛邱次守南都蘇子由皆從之游元豐初子由謫筠州酒稅安道悽然不樂手寫詩爲別曰可憐萍梗漂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十五年子由方和其詩云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幙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王介甫蘇子瞻皆爲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時二

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于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爲一世文宗也歟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價矣

郭子糴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閒何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擊春渚昨夢墮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許先登立朝行己師資久寧止篇章此伏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四首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深病人情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其襯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爲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謂造語及摸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荆公

之文因子固而授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蘿以謂荆公自期于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于荆公師資之禮以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楩枏豫章槧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逢原旣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簾幙益巍巍勢利寧無淡薄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盍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荊公矣又作荊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于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言于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人似相薄則又甚于逢原稱介甫矣

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之常王稽薦范睢于秦而昭王以爲相其後稽爲河東守者因睢之言也魏無知薦陳平于漢而高祖用之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言也唐馬周以一介草茅遭遇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由常何之一言而身貴得志之時于何不聞有報何耶李邦直詩云底事馬周身富貴不聞推寵報常何是已張文潛詩云馬周末遇艸鬚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尊獨酌豈無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蓋周雖緣常何之一言而其智諳忠亮亦自有以取之如疏宗室世守居藩樂工鳴玉曳履皆切中時病者也史臣至比之爲桀嚴釣渭亦過矣哉岑文本云周爲肩火色騰上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世一遊長安王維傾蓋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已不肯薦于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世所希史載維私邀浩然于苑而遇明皇遂伏于牀下明皇見之使誦其所爲詩至有不才明主棄之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因放還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于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愠乃爾嘿嘿哉或者之論蓋有所自也厥後雖罷鳳林之墓給孟亭之像何所補哉

韓退之于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于退之者宜如何然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耶其曰幾欲犯顏出薦口氣像碑石未可攀又云東馬嚴徐已奮飛枚皋卽召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引隱情惜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至慶歷中曾大父通議楊寘榜相繼及第爾後世世有人大父清孝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某黃公度榜至小子郊朱待問榜連五世矣當時尊長皆有詩以紀慶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金盞教子何如只一經慶歷科名今已繼更教來葉嗣前馨先大父贈先人及伯父詩云廣場筆陣數千人喜汝穿楊箭鏃親慶緒縣長時幸會文科興後事還新昔嘗揚旛吹知難復士鄉黃絹未能擒好語青氈偶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牀客女夫章急同榜攀桂同標北寺

房聖世選才如華岳。積塵曾不愧毫芒。予嘗贈鄭詩云。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擯丹枝撼月輪。慶歷寶科開後裔。隆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中帝里春。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若曾孫。在桂籍者。于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于前。長子鄂亦不廢學業。故期之于後。其他宗從登科者甚多。各有詩紀慶不暇錄。

鄭始留意星歷學。紹興癸酉取解潛臺間斗爲帝車賦。首試復以日星爲紀。三台色齊爲詩賦題。其所爲貫穿甘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鄭登樓至十六級而止。筮之爲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予作詩贈之曰。張鈴走轍到金溪。喜子文闈預品題。名字巍峩先藻榜。詞章斐亹動文奎。階梯已合嬰兒夢。星斗先分天老題。後日臚傳當第一天。倫科甲尚爲低。時鄭弟邵王佐榜甲科第七人。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曰。一夕兀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離伴我泣。海月沒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鶡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嘆命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于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詠。非能自持者。其不至遠大。宜哉。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喝狀元。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

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鄭谷、趙昌翰榜第八名也。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己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投所知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寧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投崔尚書云。閉戶十年專筆硯。仰天無處認梯媒。如此等句。幾于哀鳴矣。本事詩載裴晉公于興化里鑿池起臺榭。賈島方下第。怨憤題詩亭中云。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鶴之哀鳴。猶爲可憐也。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及唐佐預廣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爲足成其篇云。生長茅閭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筭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佐是年省闈不利。則有負于錦衣之祝矣。東坡嘗書唐佐課冊云。雲興天際。款若車蓋。凝臚未瞬。彌漫霆雷。驚雷出火喬木糜碎。靄縷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全塊。今亦刻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也。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深爲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

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俱一世之賢也。梅聖俞送方云下第云竭澤古所戒但保腹中書風雷變有時且復歸孟漪送蔡驛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鏗蓋人士切于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于有司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于童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今日步春早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光好是改觀于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尙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喪于膜外者乎。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爲考官大陳經史于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爲考官開門徹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真賢實能孰辯耶予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啓而投建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鍾管化爲君子舌此孟郊有祈于知己也而裴贊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卻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烟一寸心此鄭谷有祈于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子祈之于前主司錄之于後公論何在乎長慶初錢徽爲考官取鄭明等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命白居易試孤竹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一人而錢徽貶江

州刺史當時詔書以爲浮薄之徒扇爲朋黨以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則陳書徹棘之舉殆無足怪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九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草索、礮雞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祓禳厭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況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勣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似亦不爲無理

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楫柏和之晉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沈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屈原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驪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寇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烟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元巳爲招魂之節者亦豈是耶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

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烟之說盧象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爲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烟一月周舉爲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祇禁烟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烟止于三日也而韓勣有寒食卽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煙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官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勑宮中許然燭乃一時之權宜爾惟云龍星水之住也春屬東方必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上已日于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于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義之之未達也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于寶溪之上建觀禊堂于水濱紹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算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週至晉義熙九年又一週爲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歷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

饒勝士共開浮棗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艾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弦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日傳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坊與胡杲吉旼鄭據劉蕡盧真張渾狄兼謨盧正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樂天之爲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餘將爲九老會未果而卒自後洛中諸公圖形普明僧舍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謹言王拱辰張問張灝司馬光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几詩所謂制舉首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并遐算一席幾盈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從等又作同甲會潞公詩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商嶺探芝仙是也潞公又與范鎮張宗益張周史昭爲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離倫如今白髮游河叟半是清明解紱人是也潞公以勳德享大耋功成名遂優游皋壤日與賢士大夫談笑而飲食起居端類少壯非天畀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真率會杜祁公在濰陽作五老會趙閱道在三衢作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入主歌客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各嘗爲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北園樂

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臥。金羈倦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仄又命小奚輩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爲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呂漳州詩乃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賈山谷云欲眠不送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既不失賓客之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爲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酷新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則廣閩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酉陽雜俎載賈鏘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于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酒如絳名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酉陽雜俎載鄭愁嘗于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爲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于酒中爲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醕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嘆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爲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

而止。蓋出于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況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櫻筍也是此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修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櫻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飯兼苞蘆是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而曾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奉侈于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旣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摹。是以姬孔爲法。以管氏爲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何如耶。以史爲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擲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于口腹之間哉。

唐御食紅綾餅餚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裕。盧延孫等二十八人。宴于曲江。勅太官賜餅餚。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餚來。其爲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衣冠家有蕭家餌鈍。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餌饊。又有胡突膾。鹿皮索餅之類。號爲名食。不至于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餚之類也。

周驥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于我可賒。今人以活鬚而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身。難于刺割。螬蛤微命。易于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鍾峴嘗告其師何子李曰。車螯蚶蠣。眉目肉闕。唇吻外緘。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異。故可長充庖廚。永爲口實。何其仁于大而忍于細歟。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蟹。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于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南爲殺鷄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爲封羊而轉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礙禪。蘇張行有爲法。亦各其所見爾。

柳比婦人尙矣。條以比腰。葉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爲名。白樂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枝。李義山欲至其家久矣。以其兄遜山在焉。故不及昵。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間怨句甚多。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同氣之重。共聚于子女繁雜之所。已爲名教之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爲詩章顯形怨讐。且自彰其醜。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于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是也。荊公亦有詩云。篝火尙能書細字。郵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于粉白黛綠之間也。坡復有贈張力三老。

詩有其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章云惟有詩人被塵折金釵零落不成行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慎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謂楊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恨憑青鳥通丁寧此言不知爲何人發也

李白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入鏡中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馳雙侍女紅巾玉帶蠻靴之語其斯人之徒也歟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爲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旣愆期而妓病革將死割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于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以貽親憂爲忿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與聞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因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鯨鰐盡如今卻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于紙不須一向恨

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
敍事而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別人間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
人君不能制欲于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威滅國惑始齊姜妲己褒
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于西施王之耽惑不減于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寃夫
詩云十里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
不亡則安得以黃金鑄范蠡之容哉而東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爲夏姬卻遣姑蘇
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得西施
也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惜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
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伎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爲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
鼎地今日望靈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樽祇
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比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竇竊英雄之名而臨
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于葬骨之地又使伎人著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
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嚦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真名言哉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于二十三字而意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

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于守成爾武陵秋風辭
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爲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眷戀于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
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妹妹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
之誅妹妹不同老杜此語出于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
詩云畢竟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小說盧環抒情載唐僖宗幸蜀詞人題于馬嵬驛云馬嵬烟
柳正依依重見雙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雖一時戲語亦無乃厚誣阿瞞乎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栖龍門中又云朝別凌烟樓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又云
鷄鳴發黃山暝投蝦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往
來牛斗之間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爲衣食所
驅者也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轍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顥論白云攜駿馬美妾所適二千
石郊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哉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訊今何如墜馬諸公
攜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于甫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尊方
旰食仗爾布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
稱爾若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若謂卑之甚則稱爾以後三人皆非穉孺之列蓋
其詩格變應如此恐不繁重輕也

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不然書畫貴整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爲奇器物貴
新而必取穿漏弇薄者以爲異曰是古也乃不斬貲費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畫貴古猶欲識其
筆法之淵源以穿漏弇薄之器而珍之此何理哉嘗觀老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

云蛟龍雖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要厚貲自古而然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翼爲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所謂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爲輕舟誤矣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格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寄楊德逢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偷雨龍骨安得長挂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確確蛻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霑者廣也

瓢之爲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楊子比之山雌文康公築室泛金溪上閨門千指朝齋暮鹽未嘗敢以貧爲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少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烟霧得瓢不飲惟挂樹又不學德義居虎邱帶瓢入市多騎牛分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下瞰金溪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爲酒歲歲持瓢醉花柳君子爲小人誣蠟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于物以舒其憤如米書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于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妒佳月篇云狂雲妒

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汚潔白。支頤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燦爛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郎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胡牀。居官清標。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山。取天竺片石。受代攜歸。故其詩曰。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居。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嗚呼。泉石膏肓人士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謁韋皋于蜀郡。暢感韋之遇已。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履平地。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爲友也。如張鎡之于陸贊。崔郭之于李謙。是已。魯直云。逐貧下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來處也。老杜遇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鄭虔受安祿山僞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竝囚宣陽里。因善畫。祈于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

兔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需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當是愛忘之言爾八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漿蓋傷之也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思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爲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己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苟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于私情乎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爲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焰蓋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論作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爲故人論作左校瀕才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于操哉末篇又託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遣信修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淵明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載王褒買便了爲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淚下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土陌令蚯蚓鑽顧之語其少陵柴桑之罪人哉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旣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懨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爲刺史王涯以

資淺爲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于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于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謫。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初傳于世。或以爲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繆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藁云。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涙自爲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以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于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爲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悟歎。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踟蹰。蓋深傷之也。長沙公于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念初自任。其臨別贈言之際。有進寘雖微。終焉爲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賢矣。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謂盤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掃地矣。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含者爭席奚病。而況于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

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歛而盡其情而後去。陶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過杜日，邀我嘗春酒。叫問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于田父何挹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于人。如贈高彭州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舊，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答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簡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也疏。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希望于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于子美亦云。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躉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貢老十絹百絲之贍，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薦以四喪未舉，而公見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于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自邱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于天資矣。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句，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

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于陶。而山谷之貧。尙優于杜也。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北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瑞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賈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韋使君云。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于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頤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爲此也。

韻語陽秋後序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爲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比物敍事號爲精確然其憂喜怨懨感激憤嘆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質其事而揆之以語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信於後世而况文士之辭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常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當之爲貴至于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于古詩既亡之後發奧蹟於靈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旣歿或請其書鏤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旣望右朝請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沈洵題

